

黄河岸。涝坝乡。一个典型的农家院落。西墙根长着两棵沙枣树，虽不算高大，冠盖却茂盛如云，压弯的枝条上结满了半红半黄的沙枣。两棵沙枣树之间拴着一根小拇指粗的绳子，搭晒着被褥，都是刚拆洗过的。

船工的妻子马银花又收拾房间又打扫庭院，还到杂货店打了半斤散装“老白干”。邻居孙二嫂隔着墙头喊：“银花，是不是‘酒鬼’今天回来？”

银花抿着嘴一笑，说：“他回不回来也得吃饭，也得过日子。”

孙二嫂好逗笑：“过日子跟过日子不一样，3个月才熬来今天这个好日子，你可别轻饶了船老大！”

银花装作听不懂孙二嫂的话，故意打岔说：“他勤快，闲不住，一到家就自己找活干。”

好几条大木船在码头靠岸抛了锚。离家几个月的船工们归来了，给码头带来平素少有的热闹和欢喜。

船工于化龙披一身黄河风浪，踏着黄河的涛声回到家。

他背着沉重的羊皮口袋，口袋里装满了思念，装满了对一家人的关爱：有给老娘买的宁夏中宁县的红枸杞、洪广营的二毛皮坎肩，有给儿子买的兰州的白兰瓜，有给妻子买的真正包头打的银首饰……他买回沿黄河两岸的“五宝”、“六宝”，买回来大半个西北的土特产。

船工高高兴兴很有成就感地迈进家门。妻子喜形于色，首先接过来的是丈夫平安的笑容。她急忙递给丈夫一条湿毛巾，低声说：“快擦擦汗。”

银花把口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抖露出来，吃的用的玩的，摆满了桌子。

船工同妻子笑一笑便走进里屋，一边撩起半截帘一边喊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好吧，妈？”

老太太躺在炕上，歪过头看儿子一眼：“你平平安安回来就好。我好着哪，就是老胃痛。”

“我带药来了，胃得安。”

“你回来就是药。”

船工把胃得安放在老娘的枕头边上，又从兜里掏出两个火龙果：“这是进口水果，外国产的，就兰州卖的。”船工蹲在炕沿边，小声地问：“妈，家里一切都好吧？”

老太太思谋一会儿，所答非所问地说：“好，邻居都说是你婆娘对我好，她会做给别人看……我好，我好。”

老娘话里有话，船工却无言可答，只吞吞吐吐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便退出屋来。他走到庭院里，见院子收拾得又规整又干净，羊栏里新换了垫圈土，手压水井砌了水泥池子，厕所新安了木板门，粪坑加了盖，还从正房接过来一盏电灯，院子里原来的坑坑洼洼垫得平展展，窗户擦得像没擦玻璃，透明晶亮，几挂红红的辣椒和紫皮大蒜整齐地吊在屋檐下，窗台上摆着一溜半红的南瓜，房顶上晒着过冬吃的干菜，有豆角、茄子、茭瓜条、萝卜片……船工看了这一切，不由得心生敬意：“她又当女人又当男人，真不容易，难怪

人家说，我找了个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好婆娘。”

儿子小龙放学了，路过村口就听说爸爸已经归来，一路小跑，没进院就一声接一声地喊：“爸爸、爸爸……”见到爸爸后，跑过去搂住脖子，“爸爸，小龙想你，给我买白兰瓜没？”

“买了。你要的东西爸爸都买了。”

“你是全涝坝乡最好的爸爸。”

“你呢，学习成绩？”

“我不是班上最好的，32个同学，排中间。”

“体育及格没？”

“优。”

“好小子。”船工把小龙搂在怀里，亲昵地脸贴着脸。

“你胡子扎人。”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他把嘴凑近儿子的耳朵，悄悄问：“告诉爸爸，你妈对谁好？”

小龙想也没想：“对奶奶好。”

“对小龙不好吗？”

“第一是奶奶，第二是小龙。”

“第三呢？”

“第三……”小龙想了一会儿，“第三是爸爸。”

船工原本是喜洋洋地回到家里，在老娘那几儿听到的是害怕听到的，在儿子这儿听到的又完全相反。他心里七上八下，娘的话，儿子的话，到底谁的话更可信？按说船工该是心中有数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像喝多了“老白干”，心里明白，舌头就是打不过弯儿。

夜深了，船工和银花似乎都没有睡意。银花给丈夫烧了一锅温水，倒在吊罐里，让他洗去这多天的征尘劳累。

她给他搓背，搓着一块块隆起的肌肉，搓着搓着就变成了抚摸，那些裸露在太阳下的肌肉，黑里透着紫红，那颜色就像熟透的枣子；那些常年藏在衣服里面的部位，像褪了毛的鸭子，白白胖胖的。她忍不住地轻轻拍打了几下。

银花隐隐地觉得丈夫像有什么心事，跟他说什么都心不在焉，而且总是她在寻找话题。他呢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问，不像离家3个月刚回来的人。

船工是没有话说，只是有些话难以启齿。听老娘的口气，像似银花不甚孝顺，对儿媳有气；可儿子小龙却说他妈对奶奶最好。看看家里的一切，屋里屋外，很像个过日子人家，他又明显地感觉到了妻子在家的勤劳和辛苦。

“你出船3个月，比一年还长……”她又在寻找话题。

“那是咋话？”

“咋话？人想人日子沉，日头走的慢。”

船工相信银花说的是真心话，本想把她搂过来亲几口，可是一想起娘白天说的那句话，心里就有些不自在，嘴里说出的话也让人不舒服：“想我？想我就好好扶持咱妈。”

听话听音，银花从丈夫的话里听出几分情况来，一定是小龙他奶奶跟儿子说了什么。银

王国庆说，吃完就走了。

杨丽突然担心地说，它明天会不会来啊？

明天？这个问题令王国庆猝不及防，他终于找到了那页，说，有可能。

杨丽说，那可挺讨厌。你要是不在家，它进来咋办？

王国庆已经沉浸书中。

此后几天，每到那个时间，那只猫就准时来到他们的窗前。它蹲在那里，瞪着渴望的眼睛，冲屋里叫一声。屋里的夫妻俩忙放下手中的活计，立刻为它准备点吃的，它也毫不客气，匆忙地吃起来。有时，它来回走动，在暗夜里闪动发光的眼睛。

后来，它就有了野心，试图钻进屋里来，这就让人讨厌了。

特别是杨丽，惧怕小动物。所以，它一旦有这样的企图，杨丽就很气恼，她赶了猫几次，毫无成效，猫照旧来，有一次真的钻进了屋里，把杨丽吓得大叫。那天，王国庆正好在家，是他帮着把那只猫撵走的。

猫走的时候，有些无可奈何，用王国庆事后的形容说，是瞪着眼睛恨恨地走的。

一天早晨，王国庆接到电话，说小孙子在楼下玩儿，被一只猫给挠了。电话是儿媳妇打来的，儿媳妇在电话里哭不成声地说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猫，平白无故地就给大宝挠了。

杨丽说，这猫，怎么叫得这么可怜？

王国庆正躺在沙发上说，猫嘛，叫声就是这样。

杨丽说，你过来，这猫好像是一只流浪猫。

王国庆放下书，起身走到窗前，在他的眼中，那只猫的确像一只流浪猫，好像好些日子没吃东西了。它精瘦，肚子明显塌陷。王国庆说，给它一个包子吧？它是饿了。

杨丽疑惑地说，它吃包子吗？是不是吃米饭啊？

两个人都没有养宠物的经验。杨丽从小就怕猫狗，她出去上市场和散步都躲着小猫小狗，拐带得王国庆也不喜欢。

王国庆说，管它呢，给它一个包子算了。

杨丽说，我不敢喂，你去喂吧。

王国庆正拖拉拖拉地走到厨房，从盖帘上拿了一个包子。包子是芹菜肉馅儿的，还有七八个，这是王国庆最爱吃的馅儿，晚上包的。王国庆又拖拉拖拉地走到窗前，他打开通往院子里的门，那个猫还是没有走，定定地瞅着王国庆手里的包子，又弱弱地叫了一声，就是这声叫唤，使王国庆心里一颤。

这猫，他想。

他把包子丢给了猫。猫先还试探一下，用它那可爱的嘴去触碰那只包子，后来就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。它好像不怎么熟悉这种食物，吃得毫无章法，很费力地咬开皮儿，先吃馅儿。吃得很狼狈，好像是饿极了。王国庆看它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担心它噎着，连忙端了盆水放在它的跟前，还怕惊着它。猫吃得全神贯注，大口大口地吃，根本就没注意他。其实猫的大口有多大呢？它只是吃的频率比较快罢了。不一会儿，那个包子就什么都不剩了。

杨丽一直趴在落地窗前看，目睹着整个过程，她惊讶地说：这小家伙，真能造。

这时候，王国庆已经回屋，重新拿起书，倒在沙发上。他找不到了刚才的页码。

杨丽还在那儿望，猫着腰，很关注的样子。王国庆说，还没走吗？

杨丽说，没走，正在喝水呢。渴了，喝得咕咚咕咚的。

人家说，我找了个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好婆娘。”

儿子小龙放学了，路过村口就听说爸爸已经归来，一路小跑，没进院就一声接一声地喊：“爸爸、爸爸……”见到爸爸后，跑过去搂住脖子，“爸爸，小龙想你，给我买白兰瓜没？”

“买了。你要的东西爸爸都买了。”

“你是全涝坝乡最好的爸爸。”

“你呢，学习成绩？”

“我不是班上最好的，32个同学，排中间。”

“体育及格没？”

“优。”

“好小子。”船工把小龙搂在怀里，亲昵地脸贴着脸。

“你胡子扎人。”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他把嘴凑近儿子的耳朵，悄悄问：“告诉爸爸，你妈对谁好？”

小龙想也没想：“对奶奶好。”

“对小龙不好吗？”

“第一是奶奶，第二是小龙。”

“第三呢？”

“第三……”小龙想了一会儿，“第三是爸爸。”

船工原本是喜洋洋地回到家里，在老娘那几儿听到的是害怕听到的，在儿子这儿听到的又完全相反。他心里七上八下，娘的话，儿子的话，到底谁的话更可信？按说船工该是心中有数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像喝多了“老白干”，心里明白，舌头就是打不过弯儿。

夜深了，船工和银花似乎都没有睡意。银花给丈夫烧了一锅温水，倒在吊罐里，让他洗去这多天的征尘劳累。

她给他搓背，搓着一块块隆起的肌肉，搓着搓着就变成了抚摸，那些裸露在太阳下的肌肉，黑里透着紫红，那颜色就像熟透的枣子；那些常年藏在衣服里面的部位，像褪了毛的鸭子，白白胖胖的。她忍不住地轻轻拍打了几下。

银花隐隐地觉得丈夫像有什么心事，跟他说什么都心不在焉，而且总是她在寻找话题。他呢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问，不像离家3个月刚回来的人。

船工是没有话说，只是有些话难以启齿。听老娘的口气，像似银花不甚孝顺，对儿媳有气；可儿子小龙却说他妈对奶奶最好。看看家里的一切，屋里屋外，很像个过日子人家，他又明显地感觉到了妻子在家的勤劳和辛苦。

“你出船3个月，比一年还长……”她又在寻找话题。

“那是咋话？”

“咋话？人想人日子沉，日头走的慢。”

船工相信银花说的是真心话，本想把她搂过来亲几口，可是一想起娘白天说的那句话，心里就有些不自在，嘴里说出的话也让人不舒服：“想我？想我就好好扶持咱妈。”

银花过门以后，婆媳之间大体上相安无事，只是老太太有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，总觉着儿子不像以前那么依恋娘了，仿佛银花把只属于娘一个人的儿子夺走了。其实婆媳不睦是个社

会问题，女儿再不好，母亲也觉得亲，儿媳再好，婆婆也认为是外人。婆媳不和，最难受的是夹在中间的儿子，母亲媳妇双方都向儿子告状，施加压力。儿子如果顺着告状的一方说，那只会加深双方的隔膜和仇视，如果给告状一方做点解释或劝说，就会是：母亲说儿子偏护媳妇，媳妇忘了娘；而媳妇又会说丈夫心里只装着娘。银花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，她知道夹在中间的丈夫不容易，尤其他一年到头多在河上跑船，风里来浪里去，又辛苦又危险，她体谅他，不论自己受了多大委屈，从不向丈夫诉苦，更不告状，不忍心让丈夫在中间受夹板气。这一点船工感受到了，也知道银花心里有苦处不说，很感激她。可是他是个孝子，娘纵有一百个不是也不肯说一个不字。特别是听娘说银花有什么毛病时，即使他感觉到银花是冤枉的，但感情上总要埋怨她做的不周到。在这时候，他一般是不敢跟银花太亲近，怕给娘“火上浇油”，更怕娘日后拿银花撒气。

这天夜里，船工没有跟银花盖一床被，他和银花中间隔着一个小龙，其实小龙早就睡着了。银花是个很腼腆的女人，内心的激情从不外露，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，即使是情感上十分渴望，也不愿主动表示出来，连一点暗示也不愿表现出来。

这晚上船工的脑子一直很乱，还时不时地听里屋老娘有什么动静没。有一次也是他跑船回来，老娘夜里咳嗽了几声，他睡着了没听见，第二天老娘把他叫到里屋，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通：“我得急病死了你也听不着”，“就知道跟婆婆亲，心里没有娘了”。船工一个劲地赔笑脸，只解释睡着了，却不敢反驳半句。

银花想起孙二嫂白天说的那句话，心里顿时有些异样的感觉。她才34岁，不老不小，丈夫一走就是几个月，见了面亲热亲热，本是夫妻之间的常情。她内心斗争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拿出最大的勇气，要越过儿子小龙……可就在此时，丈夫说：“银花，你也有娘，对老人不可太较真儿，我不可能是石头缝里生的，谁让你嫁给我了？”

一句话把银花说得透心凉，什么情绪也没了。她本来有一肚子话要对丈夫诉说，“我较真了吗？许多事情我都瞒着你，宁肯把泪水咽在肚子里，也不叫你再在中间犯难……你在外是很苦，我在家里就容易吗？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跟军人家属差不多，一半是女人，一半是男人，里外外全靠我一个人……你要强，我也要强，宁肯身受苦，不让脸受热。虽然你一年在家待不了几天，可咱家哪一样过得不如别人？”这些话都是银花在心里说的。真正说出口的却是：

“你的妈就是我的妈，比待我亲妈还细心。儿女体谅老人，老人也得体谅儿女呀！”这要是算银花回敬的最不客气的话了。

船工听见里屋老娘咳嗽了一声，再没敢吭声，静静地听了会儿，娘不再咳嗽了，提着的一颗心才算落了。

船工对娘一味的迁就，让银花觉得很难

恼。夫妻生活像人的生命一样，有呼也有吸，夫妻感情要靠双方彼此的“呼”与“吸”来滋养，夫妻之间若没有这些微妙而又美妙的感情来维系，可能就没有了生机和激情。银花的感情因种种原因，十有八九得不到丈夫的回应，她又不愿意以“抗议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委屈和失望。这就使她独自忍受了许多无法告人的感情折磨。

船工每次回家都很短暂，家跟店差不多。从相逢的第一分钟起，银花就做好了再一次离别的准备。

立秋了，河风开始长满尖利的牙齿，咬船工们的皮肤是不留情的。银花起个大早，蹬两个多小时自行车去赶集。在集市上，银花买了8斤上好的棉被，准备给丈夫缝一床又厚又暖的棉被；买了一包黄烟，买了4节1号电池，买了5枚纽扣，买了两包“创可贴”、一盒“速效感冒片”……她像一阵风似的，横扫了集市的每个角落。一位认识她的老婆婆说：“瞧人家小龙娘多贤惠，船老大是哪辈子修来的福？”

银花家门敞着，船工正在淘米做饭。

邻居孙二嫂没到声先到了：“银花，